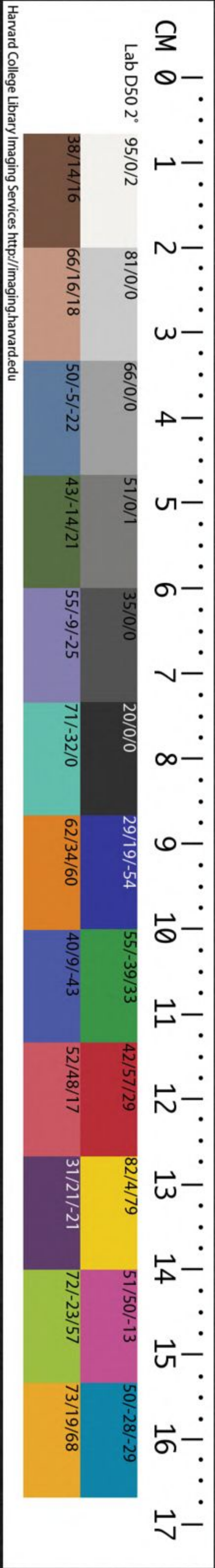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後漢書卷之二十四下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

紹子譚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

隨之譚求益兵黑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

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

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

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袁譚城城譚尚敗退操將圍

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愚譚謂

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入懷

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
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
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
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郭郭譚敗乃
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王修率吏
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修曰計將安出
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
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
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

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
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前書

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前書

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致

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
公無間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
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
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攽曰注直言當論其執
耳案文多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
一言字

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書

曰彝倫攸斁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

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言太公者

尊之謂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楚荆州也魏冀州也勦力乃心

共獎王室左傳曰同好惡獎主室杜預曰獎助也使非族不于吾盟異

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

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

之祚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

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

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漆

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曰

夜讒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疆

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使股肱分成二體旬斧絕為異身初聞

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

弃親即讐之計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

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

哽咽若存若亡管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

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

王業若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以定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逆

取順守而徼富强於一世也未有弃親即異兀其根

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若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公羊傳曰

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
 苟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
 於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諱
 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諱齊哀公於周
 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
 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
 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去其邑是為九代也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

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

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代齊濟河病日
 出及卒而視不可含樂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

士句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何乃暝受
 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士句也士燮之子士會之

孫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

山不狃曰

君子違難不適讐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

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忘先人之讐弃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

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况我疾類而不痛心

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

謫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愆左傳曰段不無

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

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大

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

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

弃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

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

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段猶甲

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置姜氏于城穎而誓

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曰君何

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

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

華父瞽叟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

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承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

今整勒士馬瞻望鵠

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

關伯實沈之蹤忘當檄死喪之義親尋于戈懼尸流

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皆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

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與之

善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動承

洪禁篡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

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

濟然後尅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遂於

曲直仁若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

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

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尅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

獎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虜將有誦讓之

釋亡機

而內征劉

未蓋迫之

之則內攝

盟永無望矣表二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

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

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

後漢書

女以安之

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鄆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受謚曰戴公

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

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

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

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揚曰受命以出有死無墮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荀圖

危宗廟剝亂國家親踈一也左傳曰天實剝亂也是以周公垂

涕以斃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季

友歔歔而行叔牙之誅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莊

公病叔牙自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

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蔡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

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

兄弟君臣之義也劉歆曰注慶父有也案公羊云慶父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魯先公廢黜將

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

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

策曰楚有伺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

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了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曲辭諂媚交辭懿親至今將軍志

足者終亡其酒 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寃冤痛

但及譚求
後下多
十刻
若依謂
漢無方
之志譚尚
若歸未易
圖也訂謂
後意中誤

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
 其財物婦女預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
 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
 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
 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
 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世論貴也非
 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相位討譚軍不
 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
 進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
 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

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菴

貴名位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隨賢哲之操

隨音許規反

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讐敵委辭親

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

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

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

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

孫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

譚不納

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

兵三百餘人

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一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

後漢書

袁紹傳

七

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窰突門旁為橐配
 充窰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配
 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
 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
 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
 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
 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漳水操復圍
 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州
 安揚縣界有藍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
 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

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
 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
 弩射之幾中幾音祈中音竹用反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

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
 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
 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

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

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願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
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
不已乃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為

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
 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
 眾，還屯龍濟。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
 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
 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趨音促譚墮
 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
 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
 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
 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今日違者，勒眾莫

敢仰視，各以次歎。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吾受袁
 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
 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

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
 以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曹

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
 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路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

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
 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

出塞窮討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

命懸康手
交欲圖之
自達聲耳

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為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為玄兎小吏稍

在○劉敞曰玄兎素郡名皆作兎中平元年還為本郡守在職敢教

我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

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

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十餘下有二三小石為

足度以為已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

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

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牧

東萊諸縣為營州刺史為猶置也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

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

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扇
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
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

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

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

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

叡王氏譜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到

死之詔書以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賊

賊 又表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

宜城縣屬南郡本鄢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

共謀畫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表謂越

曰宗賊雖甚而眾不附若表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

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

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

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眾來

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

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

陵桂陽南陽江陵武
陵南郡章陵等是也
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

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

之而襲取其眾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

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

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

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

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

中死餘眾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

逆與戰祖敗走竄岷山中堅乘勝夜

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

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

頭應賴物故

及李催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催以

與此不同

表為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為已援建

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

飛矢而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

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

眾聞之喜遂皆服從獻帝春秋曰濟引眾入荆州賈

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

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眾而退劉表自

責以為已無實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為表北

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

兵攻圍破羨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

東失名下
風流

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大使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使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

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犴猾宿賊更爲效用。

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益

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

術。綦母闔、宋忠等闔音開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

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

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

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別駕

劉先說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曰：今豪桀

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

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

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

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

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

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

倫勸表
許表不能
行真坐談

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
 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
 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
 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
 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
 命○劉放曰案文嵩云辭不獲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
 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為憚使強
 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
 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詬嵩將斬

之新篤也

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

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但囚嵩

而已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六年

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也十三

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

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

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為琮

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

口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

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

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非孝敬之道也遂過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之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

傅子曰巽字公梯瓌瑋博達有知人鑒識○劉劭曰正文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案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卦也

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沈尹筮奔命於夏。杜預注曰：漢水入江，今夏二也。○劉

放曰：注漢水入江。案口當作江。操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疾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劉放曰：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

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

以嵩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光前、習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為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名，悍也。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狼剛而不和，懷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

亡徵

韓非亡徵篇曰狼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仇

可亡也又曰太子甲而庶子尊可亡也

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

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

言其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

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奇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儷

漢舳雲屯冀馬

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為魚儷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舳後持施處

也左傳曰冀之牛土馬之所生

闕圖訊訛裡天類社

闕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名秀訊

謂楚子問王孫滿問輕重也國語曰猜意以字謂之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與師故

祭既云天工亦資人亮

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

上 矜彊少成坐談奚望

九州春秋曰曹公征品極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

使劉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且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為

用雖違國遠征無

回皇家孽身類業喪

家嫡也孽害也

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補遷南陽

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

史成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輕增暴亂少建

近牧節靈安方夏備選重臣以佐其任焉乃陰

月四下終

後漢書卷之一百五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魯恭王後也

王恭

景帝子名餘

蕭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

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若其任焉乃陰求為交趾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

援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
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前書任安為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

監北軍使者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

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

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雒縣殺郝儉又擊蜀

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竹及雒屬廣漢郡及蜀郡犍為郡馬相

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

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

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為校尉徙居綿

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

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

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劉放曰安文多下一遂字將兵掩殺漢中

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

脩而并其眾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

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

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竝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

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重也焉四子

後漢書 劉焉傳

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

竝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

使璋曉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與平元年征西將軍馬

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為叟

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竝見殺焉既痛二千又遇天火

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于是徙居成都

遂發疽背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韙等貪璋謂懦別號溫仁立為

刺史詔書因以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

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韙

以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屬蜀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

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

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

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眾心璋

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

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

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于

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俞州巴縣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

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

魯部曲多在巴士故以義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
遂雄于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

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
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

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
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

即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
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

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先主先主稱尊號將東
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生

王自在江南吳業隆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

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行
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劉備有
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

梟名梟即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
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

倒懸于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
涪城故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張松

今綿州城蜀志曰是歲張松
勸備于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
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耆舊
傳曰張肅

涪城故城
今綿州城
張松

劉焉傳

四

有威儀容貌其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載
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揚修深器
之自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便闡誦以此異之勅諸關戍勿

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
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

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

戰二載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

降群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公安今荆州縣歸其財寶

後以病卒蜀志曰先主遷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等

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

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鶴鳴山中

山在今益州晉原縣南

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

陵傳子衡衡傳于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

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埋頭

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

黃巾相似首音式殺反諸祭酒各起義舍于路同之亭傳傳音陟戀

反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

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

祭酒為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

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于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大

等

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

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

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將下

魯為漢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

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

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遠稱王號必為禍

九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間曹操征之至陽

平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

欲舉漢中降其

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固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

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諫曰

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

多也于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

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

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閬中

侯邑萬戶閬中屬巴郡今降州縣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

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

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

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

則僭奢之情用衍饒也固亦恒人必至之斯也璋能聞

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熾時推移而遠輸利器靜

受流斥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叶

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

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拆節舉孝廉累遷至

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

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

太守張咨英雄記曰咨字子讓潁川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

恐為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遺所親人說咨言病因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

袁術傳

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引兵從術

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

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

反遠○劉攽曰案文術一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為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

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

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

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以

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

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

紹并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

於襄陽堅戰歿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紹與曹

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

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

退保雍丘又將其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温而

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

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術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

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

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

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 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

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遂有僭

代赤德運之次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

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常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

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

命于天既壽亦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

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

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百

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關

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

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

曰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顯奕代又曰克昌

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

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

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透違秦失其政漢

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眾欲徼福於齊

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能用德

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

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歆之

後漢書 袁術傳 九

孫術不悅自孫堅處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

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

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

播越左傳王子朝云不穀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所居宮廟焚毀是以豪

傑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元惡既斃幼主東

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

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

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

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

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

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

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

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

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

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

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

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京生湯

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

受業書 袁術傳 十

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

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

忠言逆耳駁議致憎駁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

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

二年因河內張烟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以作中

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

以竊號告呂布并為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在

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

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

術大駭即走渡淮留妻於橋蕤於新陽

出居夏新春

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將六將歿眾情離叛加大

旱荒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始盡時舒仲應為術

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

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歿故為之耳寧

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

是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

奇而天性驕肆守已陵物及竊偽號淫侈滋甚勝御

數百無不兼羅統厯梁肉九州春秋口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

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詣婦始其寵給之日將

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

以為然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

是共絞殺之懸之厠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歿也厚

加殯歛焉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

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瀋山瀋縣

也瀋今壽州霍山縣瀋音潛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

憂慙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

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

國無異唯疆者兼之耳袁氏紹非袁氏子言在耳命當下符瑞炳然今

兼據四州青八戶百萬以疆則莫與爭大以位則

兼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

乎謹歸六命君其與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

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微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

月至江亭坐篔簹牀而歎曰篔簹第也謂無茵蔕也袁術乃至是乎

因憤慨結病歐血歿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勲魏志

曰勲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為孫策破後自歸

太祖封列侯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

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

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

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夫事不以順雖疆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

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平

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

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劉放曰案文下原以字合在上原字下

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

陽為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

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

因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布

後漢書 呂布傳

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既不赦涼州

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

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

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

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

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

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

為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繫張燕於常山燕

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疾

飛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自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

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

牛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

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

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遺壯士送布而陰使使殺之

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

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

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

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

後漢書 呂布傳 十四

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

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畧曰陳宮字公臺東郡

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

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竝起君擁十萬之眾

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眄亦足以

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兖州觀天下形執侯

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

等迎布為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

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

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

東奔劉備邈殺倫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

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

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

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

誅卓為術報耻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基昔金元

休南至封丘為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在尚京兆人同郡休南弟五文休俱

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依袁術袁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劉放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

部字將軍伐之令術復明日於遐邇功二也術生

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

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

不敏奉以處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

十萬觔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在

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

負倫

縣屬廣陵郡

故屬東海

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

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已害

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

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

以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

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

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

與其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

後漢書

呂布傳

十六

救之布性不喜合關但喜解關耳乃令軍侯植戟於

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

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月中者當各

解兵不中可留決關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

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

借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

報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

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人

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

說死日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

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

諫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却

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皆息

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

空虛戶口減少是人叛亡隣國謀議將典兵公乃壞

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

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

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投操登行并令奏章謝恩登

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

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

毋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

子野 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

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

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

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

所求無獲。而卿父子竝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

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

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

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

馮。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

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

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

術。卒合之師耳。卒音七 忽反謀無素定。素舊也不能相維。子

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 泉子曰。燕秦欺敝。邑欲

以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 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樓立可離也。布用

其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

其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

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連功天

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

呂布傳 十八

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醜其督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順為人不敢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十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許思忽有失得動輒言

謀事豈可數乎布知其思而不能從建安二年布

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

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

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內諸將莫之比為順

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

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

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

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

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

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

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

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

上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目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

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壅圍之，壅沂泗以灌

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殺其名馬而害

使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分酒與

之。請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臣等諸將齊賀。

故先奉以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將軍等臨

飲酒，其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

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宋武北征記曰：白門樓在鄆城，有白門，魏武禽陳宮

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

於此。此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晉請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

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

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

為降虜，繩縛衣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

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

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杜預注左傳曰領布目備曰

夫耳見最叵信。蜀志曰備顧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

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請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

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

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

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

祀。左傳曰齊桓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布

及宮願皆縊殺之傳音許市

我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王莽改益易云負荷

州曰庸部

身逐衛既叨貪布亦翻覆

後漢書卷之一百六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

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僞盡

知之矣

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

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

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伍

人没入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瑛瑤其頸愁苦歎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

工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

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籟之官廢聘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

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也

康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

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

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明也

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讚

然建武永平之間史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

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

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其

朝廷疎慄爭為苛刻唯意獨所以中興之美蓋去

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

蕭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麻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

洪等皆類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

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在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鍾顯也斯皆可以感

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

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

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

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產。颯音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

無糧，常備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

太司徒，鄧禹府舉能家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

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

颯丁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邗俗從化。

先是合淮、潁、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含淮故城在今廣州含淮縣東

潁陽今廣州縣也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山濱

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邵遠者或且千里，吏事

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徃及數家，自

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

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

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出鐵石。續漢志：來陽縣有鐵官也。佗郡民

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

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

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

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

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勅以

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

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也須待居二歲載病請劇自

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克代

蠶為佳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歿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

相迎鄉里號之日一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

馬兩車矣子河也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和

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百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

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竝多剖裂血出燃火燎

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克教人種桑蠶

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克之化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

明詩易春秋顯名大學學中號為任聖童館舍空坐

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

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宮

驚其壯壯少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

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

江南者皆未還中士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

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

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

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吳有龍丘

長者隱居太木。太木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觀記曰秦時改為太木。有龍丘山。

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長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窻牖中有石林可寢處。志不降辱。

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

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

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

攝敝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都尉埽灑其門猶懼

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

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請府門。願得先歿備錄。請編

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長尋病歿。延自

遷辟不到
方可稱高

歸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

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

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

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

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

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

因淫妬。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

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

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

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牽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

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何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

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

也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

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

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

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

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第賓

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

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

當匈奴，南接種羗，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

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

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

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史子孫。劉攽曰：案吏當作

史說已見前

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

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羗不先上，左轉

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

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那人也。

誦音諾，甘反。那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

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

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

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之子

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

中，因而家焉。父閔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

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

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閔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

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閔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

卒。景少學易，遂廣闕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

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為景能理水者，顯宗詔

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焉。流法水

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

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渠

數十許縣

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

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未早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

修理之費其功不難

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

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

武帝年人庶熾

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

瓠子

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今居

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

與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

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

皆在河中交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

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

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

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

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

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

修渠築隄自營陽東至于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

地執鑿山阜破砥績

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

云砥績山名也

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

門令更相涸注

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涸郭璞注云旋流也

無復潰漏之患

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

十萬曰億也

明年夏渠成

帝親自巡行詔瀕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

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各其

官為護都水使者中與以二府掾屬為之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

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

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

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

劉

效曰案此少一賦字

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

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

惑會時有神雀諸瑞

章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鳥等瑞也

乃作金人

論頃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

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

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

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

田萬頃芍音鵲

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懇

闕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

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官

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

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

禁忌

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鳥之書也

堪輿曰相之屬

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

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

適於事用者集於大

衍玄基云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林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

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

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人掖

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

擢爲開陽城門侯

續漢志城門侯一人六百石城有西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

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放曰注城南面

素頭第一門也此解

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

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

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

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

六親謂父

子兄弟夫婦也

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

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

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貢款

差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

此念可幸天下可

跼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郿人也

郿縣故城在今梓州郿縣西南也

父順安

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適剽輕少年剽劫晚而奪也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馬

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詔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内清爽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

二年遷兖州刺史繼正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

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免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出書請詐壓塞

辨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譎詐數術也亦師稱歎以為

渙有神筭智筭若神也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

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歛致奠醢以千數醢音張芮反說文口

祭酌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吏問

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鈔掠也恒亡其

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

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

古樂也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

漢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漢書從

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漢書

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漢書

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

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承初

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

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

農朱邑前書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

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直右扶風尹翁歸

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

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

翁歸廉平嚮正早天不遂朕甚憐之政迹茂異令各

後漢書

循吏傳

十二

皮素絲五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

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

能若斯者乎今以漢子石為鄧中以勸勞動延熹中

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

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

渙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

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

人顯愍其困窮自階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

勿埋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

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

北海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

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逃王一歲斷獄不過數

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

太守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會稽

陽美人也陽美故城在今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

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

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

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

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不同則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其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彊者二弟所得竝悉劣少鄉人皆稱第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竝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爲郡吏兄于世常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

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

脆薄猶輕薄也

不識學義荆爲設喪

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謝承書曰柳人謝宏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

養者十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馘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歿，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歿，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

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

澤時降。解見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

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

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

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北境常通

商販，貿糴糧食。貿易也先時宰守多貪穢，詭人探求

不知紀極。說責也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

至，人物無資。貧者歿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

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甚也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

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

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舩夜遁去隱處窮澤

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

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

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

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

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

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珠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

蓋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

薄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湖而樂

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

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

市征草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

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

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

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云

晉平公餘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廊

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故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

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在西方大至夾王天球河圖在東

守藏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且年歲有訖桑榆

行盡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

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為

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前書鄒陽曰蟠木根

抵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左右為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

以斗筭之姿趨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

大乎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宗貴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常車以頭

擊闌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

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

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穀則以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

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

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

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

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

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覽書嘉之由是

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

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

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

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
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劉

化以案文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

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以為忿恚可

忿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

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

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

不能諂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

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祖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

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備後

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

為大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

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五公尚書失

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

尚書湯誥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

一人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不獲則口時予之辜

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

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各儒宿德不
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忤旨默多見省用復

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

悼惠王肥高祖

也子悼惠王子孝王將問將問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

焉父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

除東平陵令

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

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

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

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

白首不入市井者

愿謹也風俗道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常於井上先濯

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兄則妻子也公田一畝廬舍五

畝成田一頃十五畝人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

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二曰同

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

井也紗稱市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

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

老雜也老者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人齋

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

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

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以陰霧

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

暢為司空頃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

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劉攽曰

都無義蓋家無貨積常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

本是廉字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

稱其長者以老病卒於家第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

子岱字公山錄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

陶丘洪為錄

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

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舉之

於長塗騁騏驥於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兖州

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

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歿與平

中錄為楊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錄乃移居

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錄攜接收養與同優

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錄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

曰章帝惡其名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

改為考城也

縣召捕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
 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
 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
 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
 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
 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為落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
 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
 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
 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

元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

元謂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林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

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劉敞曰注言元覽呼元謂責元案

文多一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

元字 鳴臬即鳴鳩也時考城令河內王漁政尚嚴猛聞覽

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

而化之得非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漁謝遣曰枳棘非鸞

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漁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今日太學

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
 行也卒終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
 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
 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
 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
 天子修設大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
 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
 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
 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以禮自整

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侯覽冠乃敢升堂
 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
 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
僮恢作种

琅邪姑幕人也

姑幕或城
在今密州

莒縣東
北也

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

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
 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
 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
 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

愧薄

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
 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淨牢獄
 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
 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厥聞而出呪虎曰天生
 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
 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
 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
 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踊躍自奮
 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

遂令

暴疾而卒第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
 暗不肯仕暗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

翊

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孝廉將喪棄官歸後舉
 茂才不就卒于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喞令苛則人

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亨鮮者若亨小鮮也推忠以
 及眾瘼自蠲推忠恕以及於人一夫得情千室鳴弦

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懷戎風愛永載

遺賢沈約宋書載曄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
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

詳觀古今著述及訶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瞻可不及之整理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史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滅過奉篇嘗此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曰古體大而思精木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

後漢書卷之一百六 終

後漢書卷之一百七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

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

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八百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

盛矣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先行刑而

後聞奏也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前書甯成爲

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與結

驩違眾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歿者一

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至於重文橫人為窮怒

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

故乃積骸滿筵漂血十里筵院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

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各為虎穴乃部戶

曹掾吏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

務而解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

石皆相枕籍歿又王温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

論報流血致温舒有虎冠之吏温舒為中尉窮案

十餘里也不牙吏虎而冠者也音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

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若其揣挫

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疆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前書濟

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都為濟南守

至則誅矚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京主斬又

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入丞相魏相

府召其夫人踞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

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自中興以後科網

腰斬破齊稍密吏人之嚴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閭人親姪侵

虐天下爾雅曰塔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

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酷矣儉知名

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

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

酷吏傳

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

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呼號宣以丹前附

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

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北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

坐徵請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

且饌送之宣乃厲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

處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

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

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非不由之願殺臣活岑

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

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

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

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

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

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

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

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

案為

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歿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
 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
 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
 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歿吏不敢至門今為天
 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
 灑項令出謝承書曰勅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
 盡覆杯食飢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
 曰臣食不敢遺餘
 如奉職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

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

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
浮其字從木也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

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

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
四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

潔歿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

拜子竝為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
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

茂自有傳也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

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徵時嘗

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餅一笥。蒼頡篇曰：餽，餽也。說文曰：餽，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

之曰：一笥何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

大姓馬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盜賊清吏

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

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隗

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

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

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

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

所富。勤力之子。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變其子則

字或作六誤也。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

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

中顯宗遣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

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

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

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

大姓趙綱遂於郡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

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緝鳥羽以為衣也前書樂

大為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

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

吏人遂安遷下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

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典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

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

吏止章劉敞曰案文吏當作史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

擅發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章按劍怒

曰逆虜無狀因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歿吾

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

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以

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

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

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

後漢書 酷吏傳 六

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

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

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辭案

猶今案牘也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

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

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

無資常築塹以自給劉攽曰案塹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為垣墻塹為垣塹也

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紆嚴

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王官據縣為廷掾也乃晨取死人斷于足

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

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

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閤辟車此皆

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

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

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

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

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

跼踏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

二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

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

尚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貴

也音市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虐

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

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

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兇歸田里後竇氏貴

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紆自謂

全乃柴門白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
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實

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

賦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

父稱賦文仲教行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

父事君之辭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

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

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

後漢書 醉吏傳 八

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火小火也履霜有

霜可不懲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產專竊之亂

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

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環歸國紆遷司隸校

尉六年復早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

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木出孤微居

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

耽習文法仕郡為決曹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

司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
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
曹家掩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

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
根年老多悖政悖亂也百姓侵冤又昌到吏人訟者七

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
諸縣疆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

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
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

訟昌疑母不類，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為河南太守，又再遷潁州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

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

家世

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

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也。處斷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

守收舉。收繫舉劾之也。

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

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

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
 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
 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
 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
 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
 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能免之球坐嚴苦徵
 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
 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
 本有鴻都中尚書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

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

左傳曹翹諫魯莊公之辭也

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

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

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

人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

而位升郎

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

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

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

反楚詞曰濟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

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

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
 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

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
 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
 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
 容乎光和二一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請
 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曷曷音吐
 孟反
 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
 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
 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
 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

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若
 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
 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

快語寔誠

土室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成杖下熲亦自殺乃僵
 條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
 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
 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嘗次姦豪右權門聞之

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說文曰
 緘束篋
 也孔安國注尚
 書曰滕緘也
 京師畏震時順帝處貴人葬百官會

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杖拭也音我

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下粉反諸常侍今且俱

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

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

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

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破

召急囚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

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

願假臣一月會連令豺狼鳴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

叩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

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

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歾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官者

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

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

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

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

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

無此注

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曰宣示屬縣日罪夏名也

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

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

惴恐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

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龐

厚大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

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楮著其衣犯黷者以墨蒙其體處而書之犯宮者雜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墨也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與皆叔代也叔代懲末代也偷苟且也本或作淪

偷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且德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

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

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

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

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赫與夫斷斷守道之

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

故嚴吾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

恕為任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屢集上下詔稱揚

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喪

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密

義出行蝗還見延年日此蝗豈鳳凰食邪

酷吏傳

人笑卓茂之政

茂傳曰初茂到縣有

所廢置吏人笑之 猛既窮矣而猶

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

前書曰朱邑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

袁安未嘗鞠人臧罪

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也 而

猶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

行與

辭法也音類亦反

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

左傳曰小信未孚注

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

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

人亡而思存

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

由一邦以言天下則

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

老子曰大道衰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始斯人散矣機詐萌

作

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去殺由仁濟寬非

虐

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

也 人知禮節可以無

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

濟寬言政寬則人竭

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

未暴雖勝崇本或

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

則君化若神不崇本

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

政化之末雖得勝

則無以兼人此言醉暴為

劉歆曰左夫為

一本其化莫

大於崇本案文夕

一本字

